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訓練總監部譯印

美意比各國的經濟動員

法國哥厄中校著

美意比各國的經濟動員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出版

美意比各國的經濟動員

定價 國幣 壹角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印刷處

南京大 全 福 巷
陸軍印刷所

電話五 一 三 八 二 號

發行處

南京國府大馬路
軍用圖書社

電話二 二 六 二 九 號

序

美意比各國的經濟動員一稿，係從法蘭西軍事雜誌中選譯出來。原名爲『Mobilisation Economique A L'Etranger』本係外國的經濟動員之音。惟文中所述則只敘及美意比三國的情形，故改用今名。

本文爲哥厄(Gaulle)中校所著。其寫此文的動機，原爲借取外國經濟動員的經驗，供其本國人士，作爲參考資料，以便採長補短。其立意固甚善也。

觀其所述類例，不僅堪爲法國人士之參考，而其可供吾人借鏡者，固亦甚多。現今各國厲兵秣馬，其備戰之亟，情勢之急，固爲國

人所深知者。然現代戰爭之爲事，固不僅限於前敵將士之衝鋒陷陣，而後方之安置，經濟之調遣得宜與否，其影響於戰事之勝敗實亦甚大，本文所敘各節，其關於經濟動員各方面的利害得失，頗爲詳盡，故特將其譯出以供國人萬一之參考。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一日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識

美意比各國的經濟動員

民衆代替軍隊的戰爭已經成爲一種公理。無疑的，此後各交戰員所有各種力量，都得控制在作戰當中。政治家，軍事家，事業家，著述家都爭着說今日的國防是『整個的』，因此，爲着國防的安全，需要從事於國家一切財力的準備。

可是，在一般的原則上，這樣的一種準備，實遇着不小的困難。對於要解決的各種問題的範圍，牠們的複雜性，使大部分都含着種種活動的競爭，結局尤其在性質方面，總是暫時的，而在各工作場里也常常看到充滿着表面上很急迫的事情，在承平時代，對於國家

動員的處置，是壓迫得非常苦重。像這樣的情形，在各國都一樣的發現。不用說，在各個不同的國家中，各國所採取工作的方式，是隨着各國的特殊條件而變異的。不過，總之，所要達到的目的，及所遇到的障礙，則各國差不多都是一樣。

一種有利益的事情，似乎并不僅是理論而是基於實際，所以我們該考察一下國外的情形才好。真的，我們無意之間會很自然地把別國所流行的方式，應用在這里，我們應曉得採取他人的經驗。或者，正確一點說，下面的三個國家：美國，意大利，比利時，他們可以公開地給與我們關於戰爭上國家的組織所採取處置的智識。

(一) 美國

美國據有廣大的資源；原料，工具，及人才，都很充足，這在經濟的組織上，實賦與一種廣大的生產能率，因此，在各階層的民衆中間，得在其工作上發展其效能，而使在其能力中，產生一種強有力的戰鬪力量，此外，一直到現在，無論在地理的觀點上或政治的觀點上，在其優越的條件中，得以盡量運用其利益。沒有一種侵略，可以使其工廠及其礦坑發生停頓，也沒有一種攻圍，可以使其和外間隔絕。在其製造的程序上，正如其他一樣，他們有的是時間，空間，及方策。

然而當其需要着戰爭所必需的物品的時候，這些未必就是夠了的

。工業的有機的機能，還不夠供應牠自己。當人們考慮到在這一切的製造上，其所用的機械所包含的複雜性，及其種種樣式、人員的選擇及其風習，機器工作的調理，及原料的處置，運輸，以及精力的分配等等，人們就可以曉得那種繁昌的工廠，實不能遽然改變其活動的慣有的方式。何況戰爭的物品，也幾乎不能夠支持哩。所以要想得工作的適當，實似不能臨渴而掘井。

確實的，在大戰的過程中，美國確曾得到了此中的經驗。我們知道牠是曾受到了怎樣的苦，在廣大的戰場上面，只有一尊大砲，一架飛機，和一架戰車是在美國製造的。反之，那種雜亂的產品，却堆積如山，用最高的價格賒賣給各國，而後來却以最不好的條件清

理貨款。總之，因為在工業的工作上缺乏一種方針和組織，因此，以致努力和消費得不到相稱的結果。

關於使用國家資源在美國所創設的組織，是來適應這些條件及這些經驗的。所以我們可以正確地預想到必須滿足其需要無疑，由指定的若干工廠，在美好的條件底下來盡責，至少在起初的時候，利用那種事實，使其計劃只用在最適宜的事件上面；把這些承平時代之所預備的一切，使之代替戰時的任務，在工業與軍事專門的服役之間，建起一種密切的關係，雖准許事業家得到其所希求的利益，然一面則加以限制，使其不流於像上次戰爭時所產生的弊病，這實為獲得充實的製造品所必須的條件。

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的國防法(Nation Defence Act)給與陸軍次長(Assistant Secretary of War)以一種有權力的使命，使其對於軍用品的需要上，在承平時代得和在戰爭時代一樣處置。當參謀本部關於軍隊的動員，得如本有的權力一樣加以訓練及調動的常見，也給與陸軍次長以指揮及調整服役事務的權限，其職務分爲七部卽：糧食供給部，軍用材料部，航空部，衛生部，交通部，毒氣部，工兵隊是也。

這些職務，自然由若干專門的軍官們所組成的。不過在美國的特別的組織之旁，每一部都有一個由事業家所組成的『研究會』，牠對於工作加以直接的幫助。此外還有兩個委員會，一個從事於效能及

動力的研究，而另一個則從事於海軍的建設，——雖說牠們和陸軍部有重大的關係，但却直屬於國務次長，一個叫做『軍需品』的委員會，當其和軍需商競爭的時候，他們每贊成陸軍及海軍的供役。總之，這些委員會，都總管於一個不妨叫做軍政部總務司底下，這機關對於有關係的工業，商業，及運輸，實是一個常設的中央管理局。許多在亞美利加的經濟界有名望的人物都成爲其中最活動的分子。靠着事業家及管理機關的合作，使這個得以曉得其定製品物的原因，而對於其實施上採取必要的方策。各項服役的製造的計劃，係建築在參謀本部的要求的基礎上面，因此，對於工作遂分成爲下面三組：『研究組』，係探求及研究施設的，『供給組』係找尋供給方法

，給與那些指定的工廠，使其得以滿足地製出其所定製的貨品，尤其在原料品方面：『生產方法組』係隨着經濟的進化，特別在製造的方法及科學的適應的觀點底下，以指示工業的本身或軍事專門服役的各項。

可是到了這點，那豫備的工作，爲着某種的需要，必須平衡安靜的。所餘的是事實的表明，這即是說，在完美的工廠內作着同樣的行動，使在最短的期限內製出戰爭用特別的物品來。基於這用意，一種偉大的組織的努力，遂實現出來了。

起初，爲實現局部根本的工作，使軍事當局和實業界互相接近，每一種重大的服役，依着地方經濟的條件而分配在若干縣區的地域

上。例如軍備方面，包含有十四個區域，而空軍方面，也計有六個地區等等……在各縣的首區，設立一個辦事處，而由地方所選出的人士組成之，可能中依照着工業的種類中有名的人物加以充任，而由一位軍官加入在裏面。由一班工業的專門人才組成一個參謀部，以補助辦事處的一切，這班市民都是自動的，他們的工作完全出於好意，（每年之間只得到一元的補償金而已），但他們在戰時也保持其位置，就是退職軍官也莫不然。

縣辦事處係把定單分配於各性質的營業所，以滿足中央管理局所定的計劃中某部分的製造品。許多軍官被派到各縣區去，以便親身和工業界相接觸，評論其技能和其出品，必要的時候，并加以專門智

識的指示。至對於工廠的整理，則把那些特別的用具，位置在暫時的場所中，以便製造那些特別的用品等……

我們曉得這好像就是一種制度，牠由上而下，建築於軍隊的服役及生產者的合作上面，而使兩者之間互相了解。軍人對於所工作的工業，必須有一種高深的智識而使工場的主要領袖相互間曉得甚麼是最需要的東西，以滿足其所需要。在大戰以後的數年間，靠着所得於各國的經驗，所以對於這種條件，很快的便彌補好了。時間越過去，而新的人物也逐漸引進來。那班美國人，就在一個適當的人物的旁邊取到那些安全的方法。『軍工專門學校』即是給與軍官們學習所希求的技術上服役的。好多人都希望在哈佛大學裏面，繼續其

事務管理的功課，我國最近基於華育爾的理論所設立的『事務準備中央』即是一種反答。此外爲着眼於各縣區未來的領袖的準備起見，委員會的委員加入軍隊的服役，或者僅是單純的工商場的領袖，他們將爲國防而工作，每年從各大學校中選出數百青年，自然是選取那班和他們所學的學科相接近的爲主——授與特別的訓練。

然而最合邏輯的事體，就是在平常的時候對於工業的實施上加以注意才能得到所希望的順調，不然，想所預備的事情得到完滿，是很少希望的。因此，國家不能不用點利益的餌以促其成。沒有人會想到在美國就是在戰爭時代，也能夠經過這種活動的大範圍的。當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及其後的數年間，所遭遇的苦慘的經驗，使

人不能不想到維持其合理的利益來。軍政部與各工場之間，面對着這種事實，遂由盧格爾斯將軍的監督之下，結了種種的條約，這很顯明地是爲着工業的利益而着想，然間亦加以限制。起初給與所定貨物的總數的百分之五的利益，逐漸增加，是要工業家能夠節省其製造本錢，在其發票上會比所預定的價格小時，那麼可以一直到得到百分之十二之五的利益，因爲這於國家的經濟也同樣有利的。在一切的情形之下，爲彌補工場在新的製品中所瀕犯的錯誤，因此，有特定的百分之一的利益的保證。總之，國家的財政之參預與若干工廠之創設及改組，也同樣的可以預料得到的。

雖然，這種未來的戰爭的基礎，好像在陰暗的所在留下大羣的陰

點，牠必須在各種的情形中規定動員的辦法。何者才是相宜的價格？怎麼會和原價起了矛盾？關於由國家所容許製造的物品，何種條件將是壓迫的？而在不履行所訂的條約的情形中，將要受何種的刑罰呢？等等……在一個對於管理權的規定，遠不及我們的純粹和嚴格的國家裏面，在其應用上必須有各種的解釋，此外我們更須附帶語及者，即是這種不確定的事情並沒有怎麼反背乎美國人的心理，他們對於成功之切，是比之各種的保證還要來得關心。

總而言之，這種制度，似乎已得到了滿意的結果。從一九三〇年起，有了兩萬以上的工場，願意接受關於爲着戰爭的協助所有各種的指示。工業界的態度，幾乎到處都是絕對的合作。很多預備好的

計劃，都是很完全的，這是給與他們的製造以一致的步調。同樣有很多作成有價值的計劃以便改組他們的工廠來合於動員的計劃。總之，美國現在，對於鈍重的製造品，不拘何時都求其合理化。

然而工廠方面的工作，并不一定能照着預定的計劃做去。因此，必須再有加以保證的辦法。實在的，合衆國確實占有廣大的財源，以供分配，但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實也不能不加以干涉，使那從事投機的人們，受着一種刑罰，以免其競爭而擾亂到全部的預計。

在每次中央管理局的服役中，供給部，由『原料委員會』加以幫助（每方各一委員），有一個基於各倉庫及各產源所作成的所謂『策術的』原料品的目錄。一個『優先局』先考慮其分配。記出人們所能想

得到的，國家必須購進的全部，或者一部分的緊要的物品名字。有廿六種的原料，必須從海外購進的如：錕，鉻，鎳，雲母，鏷，汞，錫，鎢，磷，硝酸鹽，橡皮，咖啡，絲等等。軍政部長和商務部，取着一致的行徑，對於國內的出品，加以好意的扶助，或找尋方法，使其發明『代替品』。也許人們還會記起愛特生的探究的經驗，他在美國一種普通的植物中，取出了橡皮的代替品，那就是：秋麒麟草是了，由此，我們可以推量到在運輸計劃的研究上將也採取這一切臨時的活動力，那些現存的大組織，例如：亞美利加鐵道協會和各州商務協會將都很有用處了。

我們可以明白看到，合衆國是可以保證其不受到任何人直接的威

脅的，也不會受到任何侵略的恐懼，牠似乎全用不到關心到其『整個』的努力的組織，但對於其全國動員的方策，却須加以調節，而使工業界對於軍用品的製造，得到一致的預備。基於這種觀點，因之，其實施的組織，務須適應於在一切物質上都很豐富的一個民族的氣質，因為牠有非常多的辦法，及其消費，以爲補助。所以他們的社會制度，在那種物質的利益中，所有一切的活動力，及一切階級的基础都是移動的，因之人們得以隨處弄出特別利益的有力範圍來。

確實的，那些經濟的，政治的，以及新軍事的各種條件，無疑地在他們那裏，在國防的程序上，正如在其他的一切一樣，必須有一

種深大的變動。誰曉得數年之後，那沒有定點的美國自然的財富，其出產的生產能率，工業的用具，以及國家財政的能力將是無限的呢？誰猜想得到在這樣通過全國可怕的經濟恐慌之後，明日所能夠建立起來的社會，將是怎樣的呢？在太平洋所繪出的情況之下，今後美國特有的及急迫的所預備的防衛，將要惹起怎樣的結果呢？我們不再多說下去，肯定美國在目下屬於工業方面所有全國的活動力的範圍之戰爭的預備，將是怎樣的發展，然而我們可以想到個人的自發性，廣大的消費，富裕的實數，牠所形成美國制度的基礎的觀點，遲早之間，將使之安放於比較嚴格的、經濟的、義務的、及平等的觀念上。

(二) 意大利

在意大利過去及現在已經見諸實施的觀念是非常嚴格的，這爲的是合於一種絕對權力的制度。實在的，那種暫時全部努力的組織，實在給與意大利半島以一種複雜而艱難的業務。事實上，我們的亞爾卑斯山彼邊的近鄰，其工業的力量及國家的財富，是和其他的大國相差得太遠了。此外該國并缺少主要的原料品。然而在別方面，牠却以法西斯蒂的制度以爲補償，牠准許政府的權力，對於現存的財源，可以毫無保留地加以征取。那種把私人利益給與國家的專斷的服從，要求獲到一切，而『首領』個人的行動，對之於各部，都加以強迫的整頓，結果，關於祖國的擴大的事情，法西斯

主義在民衆中間，具有很大的潛力，以爲國防辦法的極端的擁護。

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一道命令，創設了一個『防衛最高委員會』，這會實和我們的『國防最高會議』相類似，由『首領』担認主席，其中包含有各重要部長，第阿士元帥，指定的陸軍，海軍，空軍各總司令，參謀部的各領袖及全國動員委員會的總會長，這裏各人都有其表決權。

『防衛最高委員會』，爲連結其所決定的各分子起見，就這樣組成了一個『全國動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僅包含有那些有關係的行政代表的官吏，而若干會社或各大事業的人物，也由指定而列名在內。

這個整理的機關，就這樣創設起來的，所以在承平的時代，及在戰爭的時代，都必須給與同樣適當的方策以便執行。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所頒布的關於戰時國家組織的法令，可以指定各當局擔任種種的活動程序，以從事於其事業的進行，而且給與這些當局以更明瞭及更廣大的權力。

自然這種『國民』的動員，是依照法律而組織的。實際上在意大利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軍事的動員，係由陸軍，海軍，航空各部加以預定和調整。可是其他『非屬軍事』的各部，關於戰爭的預備上，普通都現出相當的缺乏經驗。究竟這種應有的困難，在承平時代，對於各問題通常的活動力的實施上，在管理方面幾乎是避不了的。

因此，牠們必須克制自己，以熟考一種衝突中的非常情勢。此外民衆方面，自從半世紀以來，便有了徵募的習慣，那種在軍隊之外以盡其國防的責任，如工廠，事務所，工場之類的應徵，是剛才開始實行的哩。這就爲甚麼在一九二五年，意大利關於『國民』動員的法律，要確定其權利與義務，而在其預備的調整上，正如其運用一樣的道理了。

所有兩性的市民，在十四歲以上，由某種性質的當局所規定的條件底下，必須參加國防的工作。假使對於軍事的義務，必須加以強迫的當兒，無疑地將由特別的法律，加以嚴厲的處置。然而他們必須服從於一種『戰爭的紀律』而由一種補助的法律，規定其性質及其

狀態

各部都應盡其本部的動員的預備，以供國家在戰時的需要。這正和一切的組合，會社，機關一樣，由上面加以指定。他們的預備工作，必須和限定的機關一致進行，那就是『全國動員委員會』，而由『防衛最高委員會』給與最後的決定。實際上，這種處置，實給與國防的專門人員，在所有各管理局方面，關於戰爭的預備的工作中，以一種監視的權力及檢查的一種方法。

政府規定永久有權利不拘何時去徵發所有市民，所有財產，所有服役，以供國防的需要，連發明的特許證也不能保守其祕密。

基於這些原則的嚴密的範圍內，法律在其中所規定的領域，必須

努力加以組織：戰用的製造品，（雖然那些製造品不一定就是原屬於陸軍，海軍及空軍的各工場所製造的）；輸入品——意大利的生命所關——；糧食品；宣傳；技術。對於這各種預備的總體，統屬於『國民動員辦事處』，那是由『全國動員委員會』所分派出來的，並且在經濟部旁邊設立好多『社團』（這些社團，係由全國經濟部最近所設立的）。而緊連於『法西斯蒂』黨部，特別在其觀念及其行動方面，由一個有力的監護以保證『國民動員辦事處』。牠的領袖係達奇李奧將軍，樞密院員，當大戰中，他曾充任各製造廠的主任。所有當事人，除了大羣的總經理，各部的衙署外，如意大利銀行的行長，意大利鐵路的總理事等等……總之，那種法令，早熟慮到在戰爭的

環境中，那財政的運用，及國家的財產的管理，必在一切可能的範圍中使其推進。

這樣的決定和這樣的方針，意大利的國家組織，在戰爭的觀念下，實有很快的進步，在經濟動員的範圍內尤其顯明。

在戰爭的製造品的觀點上，實在說起來，自從一九二〇起，即有一個『工業的監視課』的存在，這係基於達育李奧將軍的提議而創設的。這個課：包含約五十位和砲兵軍團的參謀部有關連的軍官，他們爲着洞悉各工業的內容，勢必親身和其本地的工業相接觸，可能之中，並使其關於戰爭的預備上受其影響。若干由海軍及空軍所指定的軍官，完全聯合在一起。可是那班監視者，對於工業並沒有權

利加以限制，因此其責任很是渺茫，以致在實際上不能得到多大的結果。

剛剛獲得獨裁之後，慕沙里尼君即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六日的一道法令中，給與那班『監視者』以合法的基礎的制定。從此後，那班監視者，在其範圍內的各工廠中，有着絕對的監視權。他們再不能隱藏甚麼，就是製造上最秘密的方法也不可能。如果工業家有作偽的話，那就要受到嚴峻的處罰的。反之，此外如其監視者對於其所檢查的事件的祕密，有着背叛的事情時，也要受着嚴峻的刑罰。更兼那班監視者，已和全國動員委員會有了直接關係，所以這個機關，對於工業已能作一個有效的檢查了。

不過軍事專門的服役，及工業的交流，那樣的保證，無論如何，似乎還不能夠使法西斯蒂政府滿足。所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法令，確實地對於承平時代各工廠在其運用上給與一種真正的任務。在命令的結末『組合部』規定各工業的時間表，那即所謂國防的基礎工作。所有這些工業係：冶金業，纖維業，化學品，動力，木材工業等……。所有這各種類的經營，從今後如沒有得到『組合部』的允許，即是『國民動員辦事處』實施上所必需的允許，實沒有設立，擴大，甚至於改組的權利。又因為在某種條件下才能得到許可，因此，人們可以看到那道法令，實構成國家不斷地對於所有各工廠加以干涉，以適於戰爭製造品的製成。

最好，在其所管理的經濟之途再行前進一步，我們便可看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對於工業出產方面所施行的一條法律，差不多是包括了國家的原則的全部。那許可的制度，對於基本的工業加以限制，以圖發展其他的一羣。實在的，那條法律確建立了一個中央的機關，那兒代表着各工團的聯合會，以及工業專門的利益及其他各項，使其能夠互相了解，然而屬於實行的決定，則由『組合部』定奪之。總而言之，在國家干涉的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觀念之間，其特質是有怎樣的大差異存在。當社會主義者所讚揚的全部或部分壟斷，其着眼係在直接裨益羣衆，或由利益的獨占，或由傭役的名額，及其得利的增加，而其他一個，却主張

依照着事業的『合理化』，加增生產的能率，整頓全體，及使個人的活動力的一致，以強化國家的權力。

確實的，在一切情形之中，這種由公共的權力，對於工業的嚴厲的檢查，給與『國民動員辦事處』的活動的方法，真所謂無限的。無疑地，那并不是該制度的唯一的目的，第一在他的根本上，係立意由全國的努力以較『經濟的』一種方法，來對抗一般的經濟的恐慌的。可是國防上却不讓其應用這樣恩惠的處置。在物質上，人們可以說法西斯主義實與兩重的打擊。

此外基於同樣的精神，於一九二九年設立一個『全國研究協會』，而由著名的學者馬可尼主其事。實際上這個協會的任務，是爲着所

有科學的活動力的訓練，而在意大利的工業及技術的進步的觀點上，着重於發明。而『國民動員辦事處』也和這個集團工作，互有關係的。牠的代表們對於這個協會，說明關於陸軍，海軍，空軍所要探究的種類，於是，那班學者們及發明家，便照着他們的指示去研究。如果我們能夠知道這最近的數年間，在意大利的航空的器械的進步中，其所演出的情形，當是很有趣的。

在工業上關於全國動員的服役，還有一個類似的計劃，那就是技術能力的發展，自然這是包含那些實行的辦事人在內。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在『工料大學』裏面創設了一個『軍事技術研究系』，每年有若干軍官及若干青年進去，當他們出來的時候，都得着一張『砲科

技師』的證書。就在他們之中，達育李奧將軍募集他的『監視員』及其參謀部，而由那些特別的工廠，在其兵器的出產上選取他們爲技師，至於其餘的工廠，則取適當必要的處置，以應戰用品的預備。

在衝突的場合中，甚至於不管甚麼政治變動的期間內，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的政府，即着手指揮各工業，而使其儘可能中，增進其出產的能率。而同時給與生產的基本要素的保證，那就是一種規定的工作及原料品。

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有一條法律，以調整戰爭的紀律的各條件，并確定關於國民動員的義務。所有兩性的市民，在十四歲以上者，都得加以國民的調動，而在這個名稱底下，指定

其爲國防的服役，服務於公共的機關固然好，而在私人的工場中工作也是一樣，從那時候起，他們被強制於嚴峻的義務上，他們須報到，增加生產能率，及服從。因此，正如國家機關的人物一樣，須服從軍事法庭的裁判，要是屬於動員計劃的一切工人及員役，如有缺誤工作的事情，他就要受到像在和平時候逃避兵役的那種刑罰。國民動員各等級的待遇及薪金，正如軍界一樣。關於他們的招募，由各地的『市民居留委員會』加以保證，該會遍設於各市鎮上，而由『普德斯達』（註一）主其事，所有一切的服役及徵募，都由彼加以裁決。假使人們再加上這些對於輿論及宣傳的監督，和法西斯地方支部機關的書記相等的委員會，則人們可以看到當局那種強迫和壓制

的處置，是取着怎樣可怖的手段哩。

結果，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又頒佈了一條法令，設立了一個『商業指導局』，牠也一樣隸屬於『組合部』，這就是說，到底還是歸屬於『國民動員辦事處』。其所採取檢查的嚴峻方法，正如工業的監視員對於各工廠一樣，對於各家商店，都加以嚴密的檢視。

由於這種辦法，所以『國民動員辦事處』能夠洞悉所有屯積，輸入，分配和國防相關的一切，而從承平的時代起，即從事於國家的『經濟』的處理。這是真的，比方對外交易一致的草案，由國家加以獎勵及補助的那些經費，以及公共事業的綱領等等，對於『組合部』加以全部或部分的協助，以從事於國民動員的役務。此外在一種臨

時的政策上，對於原料品，製成品，及半製品，在其輸入，購買，徵發，限制，運輸等等的計劃，也予以根本的認識，而在戰爭的場合中如對於陸軍，海軍，空軍的用品，或對於國家的經濟的活動力，或關於軍隊民衆的食糧的供給，也先爲之計議。

人們可以明白這樣的決定及行止，在意大利對於戰爭的預備，實有了顯明的前進。自然這還沒有達到他的境界，因爲他和國家的生命，有着不斷的連繫，所以這個巨大的計劃，永是在懷胎中的。不過現在已經創設及預備供用的那些準備，那些規律，以及那些必要的機關，表明其不絕地受着上面的壓力，而把那些障礙壓平，并激起其活動力。在本年二月僅僅一個月的經過中，就有了七個長久的

『防衛最高委員會』的會議，所有這些會議都由慕沙里尼君親主其事，對於由國民動員辦事處所研究的各重要的問題，加以檢查及解決。從那個『首領』在最高委員會會後給與達育李奧將軍的頌詞，及阿爾杜·伐洛里君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二日的“*Corriere della Sera*”所刊布的一篇文章看起來，人們便可以證明對於這班名符其實的新意大利的指導者的滿足了。

阿爾杜·伐洛里君對衆說明『最高委員會』的任務及其作用，以及牠的工作機關，并證明法西斯蒂制度的教育，是怎樣的成功。他寫道：『實在的，我們制度的全部的構造，係禁絕了相牴觸，雙重的使用，官僚的障礙』，……那種因為戰爭的事情全國的技術的組織

，是和軍隊取着一致的步調。至於新時代精神的預備，則以古羅馬前驅的軍人爲標章，……當局勢危殆的時候，精神實不該和物質相背馳，不過物質却應完全服從於精神。

(三) 比利時

一九三二年四月，全國動員服務的首領基龍中將，在比利時軍事科學公報中，公布了一篇很有趣的各種報告的研究，牠昭示我們在一個自由的國度，其所試着的努力，也並不是完全落空的。確實的，在比利時關於戰爭的全國的組織的一般的條件，實不大有利。第一，在最後一次的戰爭中，被我們勇敢的同盟軍，把其領土全部加以侵占，并且繼續佔住，不使他們對於這層有自己的經驗，所以他們不能不採取外國的榜樣。其次，則他們的感情的弱點，對着那些非常傾心於比國的強鄰，覺得他們那種急迫的經濟的動員的冒險，是完全無效的。結果基隆中將並沒有隱蔽了國防上所採取的極複雜

的各種新問題，政府及管理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各點。不過此外如實施方面，無疑地，因為若干人士的熱心和才能的關係，實收到了相當的效果。總之，在戰爭的觀點上，其全國的努力的預備，比利時已經得到了很好的結果。

比利時的組織的一個特質，就是把戰用品的各問題連結起來，而和全國的動員合在一起。無疑地各個問題，係由各個特別的機關加以處理，然這一切的問題，再行連絡起來，而落於唯一的領袖的手中。

實際上，從動員的第一日起，即在『國防部』內（在比利時唯一的軍部）創設了一個『國內消納管理處』，而由基隆中將主其事。這個

管理處和部裏的八處互相連絡，以便供應其需要，即軍械及軍需處，經理處，輜重兵處，工兵處，衛生處，防毒保護處，獸醫及軍馬局，和航空處。事實上從承平的時代起，對於『國內消納管理處』處長的任命，即所以用來策勵各處以便其對於所有關於戰時的供給，特別尤其是戰用品有所準備。但此外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王的一道命令裏，創設了一個『全國動員中央委員會』從一九三一年以來，由基隆中將任會長。結果這位將軍遂得到『全國動員服務的領袖』的頭銜了，其性質係在認識整頓，及指示所有關於國家資源的一切工作，在這裏面不僅直接和軍隊有關的事情，就是別的一切也一樣相對待。

在軍事特別需要的程序中，軍隊的參謀部，把所認為要緊的使衆週知，至少在衝突的最初幾個月中，以便供給調動的軍隊所需的一切材料。基於這個理由，所以國防部各處，皆注其全神，用着各種的方法，先行利用國內的工業，以期滿足命令中的諸要求。各處實行檢查和那些出品似有關連的各工廠，隨卽和廠家訂立條約，或考慮其徵發的處置。比利時工業的可能性，是值得稱讚的，通常尤其對於那些比較重要的企業。所以在其選擇上，須依着他的真正的能力，及其場所的利便性而定，因此，這兒遂包含了一個深刻的研究和一個可靠的設置，假使一個工廠，竟受到了許多處請求的話，那麼，卽由『消納管理處』宣布將其充用。

然而在一班工業家，在戰用品的觀點上，對其工廠的運用，自己方面的預備，將怎樣決定呢？而在其出產的能力上，怎樣去給軍事當局說明呢？並且在某時期中怎樣去發展生產的能率呢？在承平時代，國家實沒有合法強制的任何辦法。因為在比利時並沒有在戰爭的觀點上，關於國家的組織的法律。無疑地，勞班領袖們所企圖的自動的志願及愛國心，是可以施之招募，然而這種救助結果却難於強制執行。無疑地，從一種衝突的開頭，那種徵發的玩意便可視為合法了，不過在一般的情形中，只有那種生產平庸的工廠，才許加以徵收。國家動員的服役，在實行所謂『各種條約』的制度上，其和實業界的聯合，對於預備的工作，及他們全部一致暫時的保證，似

已找到了一條較好的大道了。

最初，那種各種條約是有兩重的契約的。工業家在一定的條件內，及一定的時間內，將其所限定的品類，量數，性質的各種出品交給國家。而由國家供給與工業家以其所需要的原料品的保證。但其條約依舊繼續仍係一種交易，他們兩方同意所定的價格，對於製造品及原料品，互相出其發票。實際上對於其所要製造的物品的價格，在動員以前的九十日中即加以規定，而保留若干在特別情形中的事件及若干可能的修正。所以那種條約，實際就是一種保證。這方面在其所限定的條件內，由國家派員監視及接受其製造品，而另一方面，則給與現金使廠家得其利益；至於工薪的調整，則預料將由

國家的金庫給與權利的認可，而每四十日各清理一次。

好像似乎是一種制度，在一個廣大的领域中，許可國防部長的權力及於各個工廠，因為所有各廠家，很顯明地都很高興給其全部的出產訂條約，如果他認為能力夠的話，不過從沒有在那兒得到違約的處刑及受罰的。此外關於價格的事情，在表面上對於這同意的先決，實有着幾分利益。甚至於人們同意國家決算其所担任應付的款項，而且能夠作出一個謹慎的帳目來，自然這樣便可以吧戰用品的價格，與以一種大約的計算，并考慮到財政的情形了。

況兼廠家們，為免除將來看到他們的工廠的被徵發，所以便計算接受那些通常的價格，及那些免不了的原料品，於是便工作着和在

承平的時代得到同樣的利益，保證其在確定的日期中付與款項，雖說那些銀行的信用，已經縮小或消滅，然爲其內容必要的準備，以便整頓他們的工人，和爲戰爭的臨時製品作準備起見，遂發展了一種很顯著的活動力來。基隆中將宣稱，不管任何方面，由於這種利益協助的制度所獲得的成功，都感到非常的滿足。

不過人們實不能毫無準備。所以比利時的國防部決定對於各種條約，負起工業上糧食供給的任務。特別在戰爭的時候，負擔更爲複雜，因爲那時候投機事體，有不可抗之勢，而使糧食形成稀少狀況也。此外比利時缺乏原料品，就是煤炭一項也不夠其需要。因此，爲補償這個缺點起見，把一個工業團的觀點，移轉於一個無稅地帶

的商業的觀點上，而在其國內不斷地成立十分重要的倉庫。好在他的近鄰，正是歐洲三個最富的國家：法國，德國，英國，此外還有一個經濟非常活動的國家，那就是荷蘭是了，實在牠所佔的地位，以之求助於外國是非常適合的。

在戰爭的場合中，設立了一個『給養局』，負責供給工業，軍隊，及平民的需要。可是這個局，缺乏一種合法的根據，牠只能在動員時創立，故在國防部內成立了一個『給養委員會』。自然會長一席，捨基隆中將莫屬了，而這會就在承平的時代，實行其準備的工作。這個會的會員中，包含有事業家及大部分的退職軍官，由於他們的特別的學識及其經驗，使所從事的役務，得到很大的效果。

『給養委員會』跟着各倉庫的情形而成立；工業品或零賣品的倉庫；大宗貨品的倉庫；免稅品的倉庫；特別在各港口地方，（這些倉庫給與比利時都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各流動的季節都加勘算，而在每次政治緊張時代，各倉庫所蒙受的免不了的減少當兒，委員會即對其所經營找尋及選擇適當的方法：和各商家訂立各種條約，由商家負責供給國家一定的糧食，而由國家給與貨價，并儘可能中在所規定的期限內先行付款；徵發若干貨物，特別尤其是煤炭；同時對於敵人的貨品，也一樣加以收沒。那是確實施行一種真正的經濟動員。

這樣子遂得以洞悉全個境內一切的材料，使『給養委員會』得早知

道應向國外購買的東西，而在某個時期內，找取輸入上比較有益的資源，及選取好的中間人物，循着限制的計劃的標示，而使適合於民衆的應用。又如在外國購買的貨品，委員會指定各項輸入的工業，在戰爭的場合中，在國家的全部或部分信用付款的條件之下，應給國家以支持而保證其原料品的不乏，并由他們自己擔保自己的信用。

再者，『給養委員會』的存在，實不斷地由事業家及那班有專門學識的軍官，共同合力，使其準備得到實際的效益。這樣所以部裏各系，當草擬計劃，擬和人家訂立各種條約的時候，便可以得到那班深悉其中內容的人物的非常正確，及非常有益的忠告：例如：技術

的，法律的，財政的等等……

總之，得着工商界一致自動的支持，實獲很大的利益，現所餘的只是組織那個接受其所要供給的受納事情而已。我們知道，實際上，那些戰用品都該由各工廠採取着大的計劃加以實行，而不能取巧於一時的僥倖的。於是一個廣大的受納處，便在比利時創設了起來。那班理事者都已指定，從今後，他們的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所有一切監督及檢查的美妙動作，使其製造品的趕辦，不至現出時造時輟的不好現象。

這樣的辦法，是很合理而精細的，由國防部各系，先行加以籌劃，以保證比利時的軍隊，在動員時必需的材料。不過這種辦法，在

某時期內，如受到無效的威懾時，那麼，必須由別的辦法加以完成，這個，再不由軍事的直接命令，而合着全國的氣力了。所有關於個人及財產的情形，民衆的食料，國內的秩序，交通情形，流通狀況，技術，外人的命運，財政力量，宣傳，防空的防衛，以及因爲戰事而使國脈停頓，陷於混亂的狀況，和軍隊的情形等等。然而所有一切關於全國動員的設置，其廢除及其設立，比利時的軍部顯明地不能參與其事；那些任務及其責任，係由其他各部負責辦理。

關於這層，比利時似乎遭到了許多的困難。自然，這在我們的近鄰，決不是原則上或其他阻背。從戰事的第二天起，政府便創設了一個『各部動員委員會』而由國務大臣蘭金主其事。然而這機關在寥

寥寥幾次的召集之後，便即停止其活動了。一九二六年，由『全國動員常務委員會』代替了牠的位置。這委員會的使命，係由很普遍的理由所規定，那就是『在戰爭的當兒，必須獲得全國的活動力的最大的生產能率』，而『取着必需的處置，以滿足軍隊及民衆的需要』，及『對於各方面的計圖，加以慎重的探討』……委員會應該把研究的結果，交給內閣總理加以裁決。如果內閣總理認為可行的話，然後由他通知各執行機關辦理之。事實上常務委員會在五年之間，只開過了四次的全會，所以雖有專任委員會及祕書處的工作，而所得效果却是很微末的。

可是到了一九三一年，被國外的事變所影響，最明顯的是德國

社黨運動的進展，於是比利時的輿論界遂起了轉變，而對於國防起了憂念的論調。這些憂念的輿論，在議會中得到了反響，因此，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便促起了政府對於動員常務委員會那種毫無成績的情形注意起來了。

這種種的干涉及當時的情勢，遂產生了牠們的效果，結果內閣總理，遂命基隆中將主持常務委員會的事務，并叫他作成一個工作的大綱。這工作大綱，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被採納，從這時起，委員會便在每週的聯席會議中，有規則地以實施其職務。

在『民衆』動員的準備當中，有着兩種的辦法：一種係在每次的動員中，僅和一部單獨發生關係，例如中央管理的動員，國外服役的

動員，或者復興地方建設的動員。對於這些動員，常務委員會只能間接地加以干涉，因為各部都須負其準備與否的責任的。反之，其他一種則係屬部際性質的，所以委員會的範圍，包括着各部。然而在把問題研究好了之後，依舊須把那些結論交給那些有關係的部裏，或者把牠交與內閣議長。因此，事件的執行，完全不在委員會的手中。人們可以看見委員會充其量，也不過有着建議及諫爭之權，而且這還不免時時遇到了障礙哩。

陸軍中將基隆，使我們知道了常務委員會所掌握的那些主要的事項，我們只需把牠們的名目舉出來，便可以看到牠們的複雜性和重大性了。例如：對於保護人民，防衛空軍的襲擊；救護受敵人襲擊

的危險地域；在戰爭中政府的組織；戰爭期間內糧食供給的服役；工業的動員；國家的治安；特別關於交通之管理；國境的戒備；新聞雜誌的檢查；東部家畜的徵借；海上商業的動員，而在戰爭時期中，并創立了一個『海上最高委員會』；港埠的管理和開拓，特別對於安凡爾斯及甘爾兩個港口；民衆空中的動員；在戰爭時期中官吏的規約；民衆義勇兵及適齡義勇兵的權利與義務；麥和炭的出產等等……然這些問題雖屬重要，而在研究之後，則今日尙少有能夠判然的。動員服役的領袖；把這遲緩的原因，歸咎於政府的顧慮，他說『當全國到處都發生一般的經濟恐慌的時代，他們害怕採取那種戰爭狀況的處置，會使情形更紛亂而增加不安的程度』，確實的，在

國勢隆盛的前期，進步實不能十分見快。

此外則歸於政府的缺乏決心，夫若干東西的獲得，必須集合各種的方法，以適應於國家整個力量的組織，至少也需集合一班適當的人物，加以切實的研究才行的。因此，所以在一種臨時事變的常見，可以減少當場的種種不方便，因為一班指導的人們，已有着成熟的策劃，及先前的處置。所以像比利時那種「常務委員會」，似乎是很有用處的。

此外，似乎在各種事變的發生，應該在極短的期間內，促起民衆對於全國動員的注意。各項的信號，使人想到我們同盟國的比利時人，對於他們的制度的防衛上，感到其參加的必要。不魯塞的政府

，對於國境之組織和巨額軍餉之置備，其新近所採取的決心，確是這類精神的一種證據，而且基於同樣的理由，使比利時不得不完成其要塞的工程，及軍用器具的置備，無疑地，這些都是爲着戰爭時代之前國家的組織的預備工作。凡此一切都歸在國防的範圍之內。

註一。普德斯達 (Podesta) 係意大利中部以北的都會的司法官

譯者

